

期，山丁负责编三、七、十一期。他还编一期诗专号，并写了卷头语《寄诗人》。

这样山丁在华北认识了诗人南星、作家关永吉、写农民文学的作家马骊、写散文的林榕等一些人。

夏天，山丁的第三本小说集《丰年》被选进《新进作家集》，由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

由南京参加完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会回到北平后，山丁被聘为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文学讲师并兼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家，也从西城搬到了东城的什方院。

同年山丁的散文《随笔二则》发表在《国文》杂志上，散文《望空之简》发表在兴亚杂志社出版的《并欣集》上，小说《在土尔池哈小镇上》发表在《创作连丛》上，小说《北京》（后改为《黑市》）《祭献》《两亲家》等篇均收入短篇小说集《丰年》中。

二女儿梁大汶（罗岩）出生。

1945年

31岁

春天，山丁和袁犀参加了北平地下党工作——筹办海燕书店（作为党的联络点）。赵冬日受中共北京市委城工部的委托，亲自找袁犀商谈创办一个杂志社，社名“群力社”。山丁和袁犀一起编大型文艺刊物《粮》。10月《粮》出版。

11月12日，山丁和袁犀，还有袁犀的两个弟弟维刚（沈阳）、维光（路毅孚）由赵冬日送他们出北平到了平西办事处，后转赴张家口。经晋察冀组织部安排随团（何长工同志领导的抗大干部大队）回东北解放区。

12月，在辽西行署见到了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和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他和袁犀留下来筹备辽西文联工作。

山丁的《创作手记》发表在《粮》上，小说《书》发表在《中国文学》上。

1946 年

32 岁

2 月，山丁随部队到了郑家屯先后担任郑家屯联合中学和洮南联合中学校长。

4 月，他和袁犀、姚周杰三人一起赴长春搞接收工作。

5 月，又撤退至洮南，担任了洮南联合中学校长、“教联”主任，主编文学刊物《草原》第二、三期（第一期由袁犀主编）。山丁的诗《中国的火灾》和《编辑后记》载《草原》第二辑上。

在这一年，山丁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在支部大会上审查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后因工作的频繁调动而搁浅了。

同年，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曾被西满宣传部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有进步作用。

1947 年

33 岁

春节过后，山丁参加了洮南土改，并带部分学生参加赴前方慰问团。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山丁亲自选拔和动员了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作和送往东北大学。为革命培养了一批生力军。像靳韬光、杨春荣、张景仪等人都成长为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党的骨干力量。

冬天，山丁被调回省政府，参加整风学习。

这年，山丁还以梁咏时的笔名在《胜利报》上发表《几点观感》《鲁迅与东北青年》等文章。

1948 年**34 岁**

3 月，山丁离开辽西到哈尔滨，被安排到东北局，在东北文协任秘书工作。

《生活报》创刊后，山丁担任文艺编辑兼记者。这一时期除工作外，他还用“邓立”和“马庸”的笔名在《生活报》上发表了《英雄啊，共产党培养你！》等十几篇通讯报道。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山丁被调往沈阳，历任《生活报》《生活知识》《东北青年报》的编辑、编委、记者组组长、东北青年出版社编审科长。

这一年山丁已有了三个孩子：梁大成、梁大汾（罗颖）、梁大汶（罗岩）。

1949 年**35 岁**

年初，山丁在沈阳安了家。

山丁先后用邓立、马庸、伯利、阿庚、项链、咏时、林西、立、骆成骧、苏泉等笔名发表了剧评、书评、散文、影评、杂文、评论等不同体裁的文章三十多篇，在《生活报》《生活知识》上发表，如 6 月 14 日《生活报》上发表的《领袖与文豪》、7 月 26 日《生活报》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苏联友人》等。

同年，被东北文联吸收为东北作家协会会员，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东北文代会”。

1950—1951 年**36—37 岁**

4 月，山丁的朗诵剧《中国的丹娘——刘胡兰》以马庸的笔名，刊于《生活知识》第一期上。

同时以邓立的笔名在《生活知识》的4—12月号上，发表通讯9篇。

6月，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朝战争，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妄图侵略中国。美国飞机多次侵犯我国领空，轰炸了安东（丹东）和其他地方。山丁去了保家卫国的前哨——安东（丹东），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采访并发表了两篇通讯《商船安海21号》《12颗炸弹的仇恨》。

10月，为了保卫祖国，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山丁继续用“邓立”的笔名发表文章。1951年6月，山丁再次随赴朝慰问团去朝鲜，他被编到第七分团（东北地区）团部任秘书兼采访记者，发回了不少战地通讯、报道文章。同年回国，入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为会员。

1952—1953年

38—39岁

《东北青年报》在1952年12月终刊以后，山丁调任东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组长、创作组组长。

1953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山丁爱人罗麦被调往北京，去团中央工作。为了减轻山丁的负担，罗麦带走了两个女儿。小儿子大昕留在了沈阳，和山丁在一起生活。

这一年，山丁与焦勇夫、于雷、王海等人合作，创作剧本《沙河桥边的喜事》，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观察》和《东北日报》副刊都有转载。

1954—1958年

40—44岁

1954年，山丁与别人合作创作了《营业员孙芳芝》，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春天，山丁由东北人民出版社调到辽宁作家协会，被任命为编辑室副主任（罗丹为主任），负责《文学月刊》的编辑、出版、对外联络等事宜。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山丁因与胡风同志有过来往而受审查了10个月。解除审查后，被调到省作协的创作委员会做秘书工作。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山丁又因曾受命去辽宁各地征求作协会员意见（回来整理了一份工作报告）和参与辽宁省政协会议上代表文艺界的发言稿（《搬倒教条主义大山》，发表在《辽宁日报》上），被作为有右派言论者而定为“极右分子”。再加上他曾是伪满时期的作家，而且《绿色的谷》又能被译成日文出版，不是汉奸文人是什么？！由于以上问题，他被送进了监狱，判了有期徒刑10年。这时已是1958年的3月。

1958—1978年

44—64岁

3月，山丁来到了沈阳第二监狱（也叫大北监狱）。在服刑期间，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先在《劳改生活报》编文艺版，后又调到工厂做校对、搬运工……三年自然灾害，山丁患病而入病监。

1968年，他10年刑满被释放。但因正值“文革”时期，他被安排在沈阳市新生化工厂（第一劳改支队）就业。曾做过宣传、搬运、装卸、筛炭、仓库保管等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落实了各项政策。

1979年6月14日，由于山丁的申请，省委作出结论：“由本单位取回”。这样一张盖了五个鲜红印章的公文，结束了他22年的劳改生活，他被省作家协会接回。然而这时的梁

山丁已是 65 岁的老人了。

1979 年

65 岁

1979 年 6 月 14 日，这一天对于梁山丁来说是不寻常的，可以说是他第二次再生的日子。22 年的监狱和劳改生活，可以说耗去了一个人百年人生中四分之一的时光。进监狱时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的六十多岁的老者了。

山丁重新回到辽宁省作家协会，分配到创作研究室工作。同时被聘为《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审顾问。由于“文革”期间档案已经散失，“查无依据”，他的工资被重新定为行政 15 级，而实际上在 1954 年调到省作协前就是 14 级了。因为刚回机关，他暂时住独身宿舍。这样便和同住一室的王丹羊（下乡走“五七”的美术编辑）、金河（刚刚由内蒙古调来的青年作家，后任省作协主席）结成为好朋友。

秋天，山丁分到了一个封闭单间（约十七八平方米），长期的囚禁、劳改搞得妻离子散，今天总算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它就叫家吧。

因为他是驻会的专业作家，不“坐班”，因此他的时间比较自由一些。另外，也是因为他刚刚开始工作，事情也不太多，也不太紧张。每天早上他仍然坚持跑步，过去是在高墙内，现在他从家跑到万泉公园（动物园），在那里打打太极拳，学做三浴功，有时也学学做五禽戏。白天，有时间就去探亲访友，把获得自由后的喜悦告诉他所认识的、关心他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也分享他的欢乐。在沈阳只有两家亲属，一家是他的妻妹罗平（离休干部）一家，另一家是他的侄女于国珍夫妇（均已退休）。他在沈阳的老朋友还是很多的：有三四

十年代的东北作家金汤（田兵）、马寻（金音）、杨絮（杨宪之）、木风（刘毅）、铁汉（郁其文）、杨肖、高柏苍、李乔、李正中、朱媪等，还有共过患难的文艺界新朋友：翻译家于雷、副编审郭锋、编辑王埤、作家里扬、韩彤夫妇……

他也曾去了长春、北京，看望他的子女、胞妹、妻妹、堂弟等离别二十多年的亲属。

8月，他的第一次活动就是陪老友萧军去呼兰访萧红故居。8月10日他去了长春，看望在长春工作的长子梁大成一家，同时见到了住在长春的妻弟吴乃恭（东北师大教授，现已离休）一家及其他亲属和朋友。随后沿路北上，在蔡家沟停留半天，看望了他的外甥刘培基一家（胞妹梁淑兰的长子）。然后来到了哈尔滨。正巧，老友萧军及两个女儿也已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东北烈士馆。8月15日是金剑啸同志殉国43周年，在会议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会议由黑龙江省作协关沫南主持，萧军、山丁讲了话。参加这次会的还有吉林的庐湘、“黑大”教授陈隄、滕国栋及金剑啸烈士的遗孤金伦、女婿李汝栋，还有辽宁的郜文等。

会后，山丁又陪萧军同志等人在哈尔滨逗留多日。他们游松花江，去伊春和林城参观原始大森林，去嘉荫县看小兴安岭，乘快艇游黑龙江观看两岸风光。大家兴致甚浓，一路上都有诗作，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8月27日，山丁和萧军一行来到了镜泊湖，沿湖走了许多地方，参观吊水楼，坐快艇游湖，饱览了北国的名胜。第二天乘车到牡丹江，游北山。在这里还认识了铁锋（系研究萧红的评论家）。

8月31日回到哈尔滨，再次见到了关沫南同志，还见到

了女作家但娣（田琳）。在哈尔滨还听了一场艾青同志的报告——旅欧见闻。山丁于9月3日返沈。

山丁回沈后及时向省作协领导方冰、马加等人汇报了哈尔滨之行的情况，特别介绍了萧军在黑龙江省各地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随后辽宁决定派山丁去长春接萧军来辽宁（萧军因《文化报》一事被批判，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直到1979年平反，长达32年之久。他称自己是“出土文物”）。9月11日下午，马加等省市文艺界人士去车站迎接萧军一行，下榻辽宁大厦。

萧军来沈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参加由省市领导主持的“萧军报告会”，去辽宁大学为全校师生讲学，后又去鞍山与市文联同志会面，在沈阳友谊宫还作了一场报告：“鲁迅与青年”。9月17日晚乘车回京。到车站送行的有省市文联、作协及文研所等单位领导及老友文菲、马加、鲁坎、方未艾、思基、胥树人、范程、张树声、申蔚、谢挺宇、山丁等人。萧军在沈期间，山丁一直陪着他。

9月19日，山丁又去了北京。这次去北京，一是与北京的儿女们团聚，二是会会老朋友，三是要和儿女们及在京亲戚一起搞一次“罗麦逝世三周年祭典”，第三点恐怕是最最重要的一点。二十多年来，山丁与北京的三个子女因“文革”产生了隔阂和误解，今天误解打开了，隔阂消除了，山丁得到了孩子们的谅解和理解。一切都仿佛又回到了22年前……所以他逢人便说：“我的年龄应当减去22年。”在北京他看望了一些健在的老朋友：罗烽、白朗、骆宾基、舒群、孔罗荪、萧军……而且多次被邀去萧军家，在萧军家他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在京期间，他访问了“曹雪芹故居”，多次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看书，10月末回沈。

12月23日，山丁由他的邻居省图书馆馆员李玉朴、曹莲芝夫妇介绍，结识了辽宁省实验小学教师李素秀女士。1981年他们结为伉俪。

12月末，山丁去长春与长子梁大成一家过落实政策、平反后的第一个元旦。阖家欢聚，道不尽的喜悦，山丁露出了22年来的第一个微笑。在落实政策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山丁还写了《回忆金剑啸同志》和《文学的故乡》两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从此他又重新拿起了笔，描绘、讴歌新的生活。

1980年

66岁

元旦过后，山丁由长春回沈。回来后，他收到《长春》文学月刊社的信，约山丁给他们写文章介绍“东北作家群”，这也是山丁回忆录《东北作家群像》的第一部分。他计划写10个人、十余篇。在这一年里，他完成了《万里山花红——萧军东北之行散记》《“夜哨”上的亮星——萧红》（东北作家群像之二），载《长春》6月号；《暴风雨中的海燕——巴来》（东北作家群像之三），载《长春》8月号；《夫妇作家——罗烽、白朗》（东北作家群像之四），载《长春》10月号；《抗战歌手——塞克》（东北作家群像之六），载《长春》4月号；《金剑啸烈士生平事略》，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回忆萧红》，载《妇女》第五期。山丁自从落实政策回省作协后，精神很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而且稿约不断，来访者也不断，社会活动很多。人们都说他是老当益壮。

3月，山丁参加了辽宁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

因为萧军在讲武堂的老同学方未艾（方曦）住山丁的邻居李玉朴家，所以山丁结识了方未艾老先生，并成了好朋友，

他向山丁讲述了许多在哈尔滨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天天讲述彼此的情况，后来，萧军、方未艾、山丁、陈隄成了“关东四友”。方老还向山丁介绍了孔罗荪的情况，罗烽、白朗的情况，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因山丁曾与金河同住一室（独身宿舍），所以了解了金河的一些自然情况，特别是看到了金河的作品，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发展，于是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读〈大车店一夜〉》。山丁从呼兰回来后，还写了一篇《延边行脚》，介绍他去呼兰、哈尔滨、牡丹江、镜泊湖等地的真实情景（发表于《延边文艺》1980年）。

4月，山丁专程去北京，参加小儿子梁大昕与孙伟琳的婚礼，这也是他用实际行动对子女的一点补偿。因为二十多年来他无力尽父亲的责任和承担义务，他这一行动也多少拉近了他们父子间的距离。

他早在1946年曾在哈尔滨东北文协给罗烽当过秘书，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两人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4月28日，山丁在北京远东饭店拜访罗烽。老朋友相见，彼此有说不完的话语。罗烽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创作情况，下放阜新后的情况……（当时白朗同志正在住院）顺便也介绍了白朗办《国际协报》的情况。

5月3日，山丁在《中国青年报》招待所访问了老同志草明。50年代他曾在沈阳作协与草明一起工作过。此外他还访问了塞克，看望了李克异夫人姚锦同志。

5月回沈。

10月，山丁去了长春，在长春访老友谭莫伽、张辛实（伪“满映”导演，解放后任长影厂长，曾为山丁出过一本书《乡愁》，收进《新现实主义丛书》）。在长春期间，山丁还专

程去农安看望妻弟吴永三。山丁从长春回沈后不久又去了北京。这次去北京主要是访问一些老朋友、老作家，如端木蕻良、蒋锡金、姚周杰等，间或也去参观。他去了杨朔故居，由杨朔弟弟杨玉玮和洪日新同志陪同参观。这对他后来写《东北作家群像》《东北作家史话》《文坛交游录》都很有帮助。

11月他由北京回沈。回沈后，他一边写“群像”，一边还是不断地查阅资料、访问老朋友，来充实他的文章。山丁做事是非常认真、仔细的，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的日记可以证实这一点。

12月23日、李乔（东北30年代作家、翻译家，1990年病故）来山丁家，山丁请李乔介绍陈年（《大同报》编辑）的情况。

山丁还通过李平（季疯爱人）、铁汉（东北作家《沈阳日报》编辑）了解季疯（东北30年代作家、烈士）的有关情况。这些材料的积累，都为他的创作和写回忆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81年

67岁

元旦过后不久，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馆长张军同志来访，将他自己保存了二十多年的一本山丁短篇小说选《丰年》送还给山丁。这使山丁万分感激。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自己的作品及原稿、资料什么也没有了，现在能得到这本40年前的作品，真使他如获至宝。山丁连夜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张馆长送书的经过和保存这本书的艰苦历程。

2月，山丁去长春与长子梁大成一家欢度春节，然后又去了北京，看望在北京的三个孩子，他要在晚年尽量弥补一下30年来欠下的感情债。尽管他们的母亲——罗麦不在人世

了，他要用双倍的爱去关心、爱护孩子们。直到2月中旬山丁才回到沈阳。

山丁不停地工作，搜集材料，整理创作手册，采访有关人士，跑图书馆查资料、复制材料，为报刊写文章，成了一个大忙人。

4月，省作协组织作家下乡访问。他们来到了沈阳市于洪区杨士公社宁官大队，这里以水稻、蔬菜为主，是一个较富裕的村子，可以说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副食跟得上。与“文革”前相比，是大变样了。这里有村办的各种企业。“如果我们的广大农村都是这样，就好了，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这是山丁日记中的一段话。

5月，省作协举行一次“金河创作研讨会”，会议进行了4天。来自省内的许多专业作家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可见老一辈人对年轻一代的关怀、期望，后来金河被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6月，山丁去哈尔滨参加“萧红七十诞辰纪念会”。见到了参加会议的塞克、舒群、骆宾基等人。

6月22日，山丁与萧军、陈隄等老朋友去齐齐哈尔革命烈士陵园拜谒了长眠在那里的烈士们，月末回到沈阳。

8月，山丁的两个女儿带着孩子来沈阳看望父亲。山丁和孩子们一起去大连度假、去罗麦的二姐家串门、游旅顺口。在大连期间，山丁专程去大连疗养院看望老作家师田手（著名作家，作品有《同蒲路》《南泥湾》等）。从大连回沈顺路又去了鞍山看望老朋友秋萤（东北30年代老作家），讨论有关“东北现代文学”的问题。

经过两年多的认识、了解、相处，梁山丁与李素秀终于结合在一起了。开始了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兄妹、又是伴侣

的新生活。

他们相敬如宾，互相帮助，共同学习。他们共同遵循着山丁提出的多吃素，多走路，少发怒，家和睦，和安贫乐道，欢度晚年的信条生活。

在这一年里，山丁发表了《归来人——舒群》（东北作家群像之五，载《长春》六月号）和《北征诗人——杨朔》（东北作家群像之七，载《长春》八月号）。

9月1日，省委直属机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读书班第四期开学，学习党的六中全会公报、决议和有关讲话，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学期45天。山丁学习认真、刻苦，笔记详细，辅导学习每场必到。这是 he 对待工作、学习、创作的一贯态度。

10月29日，参加传达报告会一天。

11月17日，山丁参加了全省文学创作协作会，会议4天。

11月中旬，陈隄来沈阳，山丁和他一起去鞍山看望秋萤，回忆当年“文选刊行会”的情况。又去本溪南甸看望方未艾先生，然后一起回到沈阳。

12月，山丁参加了辽宁省文学学会年会。

这一年里，山丁参加了一些会议，认真学习，充实自己，对他来说也是补课。22年的劳改生活，学习的机会太少了，现在他要加倍地补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这是每个作家所必需的一课。

这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选进了梁山丁的条目。

1982 年

68 岁

1 月,《北方文学》第 24 期发表了山丁的《读金河小说〈大车店一夜〉》。山丁对青年作家的扶植、帮助是非常认真和热心的。此前,当部队青年作家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发表后,山丁同志读了,马上给刘兆林写信,热情赞扬,并鼓励他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3 月 8 日,山丁接胞弟梁梦庭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便去了桦甸。办完了胞弟的丧事,于 3 月 13 日去了呼兰,参加“萧红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 4 天。会后应大庆油田邀请,参加访问团,由辽宁作协副主席方冰带队去大庆参观访问。山丁还为大庆师专学生讲了“东北作家群”“谈东北文学与乡土文学”等专题。3 月 25 日回到沈阳。

为了缅怀萧红,山丁吟诗一首:

小城三月雪融融,
万里遥闻春曲声。
重访呼兰生死场,
新人一代忆萧红。

1982 年 3 月 12 日于呼兰

注:《小城三月》《春曲》《生死场》均为萧红作品。

山丁回沈后得知李素秀的长子病逝,很是悲痛,但仍极力帮助和安慰她。为了弥合她的心灵创伤,山丁每天早上陪老伴去动物园散步、做三浴功等。为了不使老伴过度悲伤,他们每天都作一两首即兴诗,或吟景咏物,或抒发情怀。有时是每人一首,也有时是一人一句共同完成一首。这首《雨后

听花》就是一人一句而成：

槐花满街泥，花开几何时？

人生如朝露，但愿秋来迟。

像这样的诗，一个多月就作了五十多首。当然只能是我欣赏，但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6月，山丁和老伴一起去开原老城东大狮子沟扫墓。自从山丁落实政策后，他每年都去为其父母扫墓，直到1993年山丁患脑出血。

6月中旬，丁玲由陈明陪同来沈阳讲学。山丁去听了她的报告。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9—1949）编委会曾来信请山丁选送一两篇短篇小说。他的《残缺者》（收入194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选《丰年》中）入选该书第三卷。

7月中旬，山丁去北京参加“萧军从文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专程去北京祝贺的还有陈隄、方未艾先生、上海的陈涓等许多人。暑假后李素秀也去了北京。老朋友欢聚在一起别有一番情趣。直到8月10日，山丁和老伴才回沈阳。

9月20日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一、二卷。其中第二卷收有梁山丁的条目。后来山丁还推荐了东北作家马寻（金音）、铁汉（郁其文）、罗麦（左蒂）、李正中（柯炬）、朱媿等十多人，这些人的条目也都先后被收入第三、四卷中。

9月23日，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李力（现任辽宁广播电视台厅副厅长）来山丁家，邀请他为“文化生活”栏目写稿，山丁答应将《东北作家史话》介绍给广大听众。《东北作家史

话》介绍了东北籍的著名作家和作品，由山丁亲自播讲。每次 20 分钟，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大约 2000 字左右，基本上每月一次。并约定从 1983 年 1 月开始。随后山丁开始准备、写稿，确定了 12 位作家和作品。

11 月，于铁、闻功、赵乐璞三位同志受作协党组的委托，开始研究山丁的作品和历史。这是党对一个老作家、老同志政治上的关怀，为了对一个年近古稀之人有个正确的定论，是对一个老同志的负责。这对山丁来说真是一个大好事。

11 月 17 日，靳韬光（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现离休）、杨春荣（省广播电视厅离休干部）、张健中（鞍山市市长，1988 年病故）、王大军（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现离休）等 4 人来看望山丁老师。这些人当年都是洮南联中的学生，1946 年有的被送往东北大学，有的被安排了工作。师生见面，畅谈各自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生活、工作、家庭等情况。送走他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山丁仍沉浸在激动与幸福之中。大家知道了山丁老师又重回工作岗位，奔走相告。所以与山丁联系的当年“联中”同学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材。称山丁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他是当之无愧的。

山丁有了老伴，有了自己的家，所以 1983 年的元旦是在沈阳过的，他们过得很幸福，也很充实。

这一年里，山丁写的《在人民心上打开窗——〈金剑啸诗文集〉出版断想》发表于《哈尔滨日报》1982 年 4 月 7 日，《怀念李克异同志》发表于《鸭绿江》1982 年第 2 期。

1983 年

69 岁

元旦过后不久，山丁参加了“辽宁省中篇小说创作经验交流会”。会议开了三天。

1月的一天，李力来家里录音，他们互相配合得很默契，很快就把第一讲的内容录制完成了。这个工作对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1月30日，《东北作家史话》第一讲“萧军和他的《八月的乡村》”于早7点30分“文化生活”栏目中播出了。事后大家见面都谈论这件事，看来反响很大。特别是有的老作家，如谢挺宇同志（省作协副主席，现离休）就向山丁提出，虽然他不是东北籍的作家，但从1945年以后一直在东北工作，也应该算是东北作家。后来山丁就把《谢挺宇和他的〈雾夜紫灯〉》安排在了第12讲。

此后，2月、4月、7月、8月、9月、11月先后播出了《马加和他的〈红色果实〉》；《罗烽和他的〈第七个坑〉》；《白朗和他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舒群和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萧红和他的〈呼兰河传〉》；《金剑啸和他的〈兴安岭的风雪〉》等共七讲。每次播讲前都是先录音听效果，然后再播出。所以这一年里山丁是很紧张的，但他很愉快。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接受记者采访，报刊杂志来家约稿，外出开会，老朋友来访等等，好在有个好老伴为他买菜做饭、洗洗涮涮，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使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要做的的事情。

2月，山丁带着老伴去了长春，和他的长子梁大成一家度过了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4月，山丁应邀参加了马加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的出版座谈会。

山丁仍然在不停地搜集和采访，积累资料，准备写《东北作家群像》《文坛交游录》，也在酝酿他的两个长篇《灰色